

# 自称古往今来才情第二的人，居然被杀还抛尸街头

谢灵运(385年—433年)，出生于东晋名门士族谢家，谢玄之孙。因承袭谢玄的爵位“康乐公”，时称谢康公。又因幼时寄养道观十余年，小名“客儿”，人称“谢客”。生性孤傲刻薄，为人放荡不羁。常以山水赋诗，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，成就甚高，后世无人能及，李白奉为偶像。对佛学颇有悟性，有翻译佛经《金刚经》，润饰有《大般涅槃经》。书法成就也高，母亲是王羲之外孙女，继承了王氏书法的精髓，宋文帝刘裕称其“诗书双绝”。谢灵运一生历经东晋、刘宋两朝，一度官至中书侍郎，做过刘裕世子的老师，后因参与皇室夺权斗争失利，被贬为永嘉太守，随后隐居老家。晚年被诬告谋反，以谋逆罪弃市。

一随往化灭，安用空名扬  
曾经在一家宴会上，谢灵运问谢晦：“潘安、陆机和贾充三人，你认为孰优孰劣？”谢晦不假思索，立即回答：“潘安奉承权贵，最后死于非命。陆机难以克制好胜之心，导致性命不保。而贾充是开国的功勋，不可相同并论。”谢灵运却不以为然，反驳道：“潘、陆二人，才学冠绝当时，贾充跟他们相比，实在差太远了。”两人的不同，由此可见。谢晦习惯用政治才能评判人，而谢灵运则单纯以才华作为标准。

谢灵运之所以支持刘义真，就是因为他所有的皇子中，才学天赋最高，两人志趣最相投。所以即使刘义真被外放，谢灵运依然视他为知己，经常给他写信，互通近况。

谢灵运辞职永嘉太守后，回到老家住在谢玄留下的始宁别墅里。每天游乐于山水间，往来者都是高僧、隐士，闲暇时作诗酬和，读佛参禅，过了好一段惬意的日子。

谢灵运知道刘义真也喜欢游山玩水，结交隐士，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看到的美景，遇到的妙人趣事分享给他听，更希望他能来一同出游。他在给刘义真的信中写道：“殿下爱素好古，常若布衣。若遣一介，有以相存，真可谓千载盛美也。”可是刘义真作为封王，不能擅自离开封地，而谢灵运又很想分享这份快乐，最后想了一个有点好笑的办法，让刘义真派人亲眼来看看，权当是他亲眼看到了。

刘义真无辜被谋杀，谢灵运久久都无法释怀。

当他应召到达建康后，刘义隆盛情接待，在席中问起：“先生到京都来的路上，可有什么大作？”谢灵运回答：“路过庐陵王墓，作有《庐陵王墓下作》一首。”其实，谢灵运不止作了这一首诗，却偏偏只提及这首。不论是在诗中，还是当着宋文帝刘义隆的面，都丝毫不掩饰他对刘义真之死的悲痛和愤懑。

晓月发云阳，落日次朱方。  
含凄泛广川，洒泪眺淮岗。  
眷言怀君子，沉痛结中肠。  
道消结愤懑，运开申悲凉。  
神期恒若在，德音初不忘。  
徂谢易永久，松柏森已行。  
延州协心许，楚老惜兰芳。  
解剑竟何及，抚坟徒自伤。

平生疑若人，通蔽互相妨。  
理感深情恻，定非识所将。  
脆促良可哀，天枉特兼常。  
一随往化灭，安用空名扬？  
举声泣已洒，长叹不成章。  
——谢灵运《庐陵王墓下作》

刘义隆爱谢灵运的才华，视他的诗文和书法为二宝，也要借用他的名气为自己撑门面，所以愿意迁就一二。对于他特意提起刘义真，并没有怪罪。宋文帝让谢灵运主持编写《晋书》，但他不想做这份差事，只编了个目录交差，再没有后续，宋文帝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当时谢灵运的才华在江左称第二，无人敢称第一。宋文帝还要借重他笼络读书人的心。

谢灵运对自己的才华也很自信，乃至狂妄，他生平看得起的人除了曹植，再无其他。品量世人才学，他说：“天下才共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，我得一斗，自古及今，其他人共用一斗。”狂妄中带着些刻薄。

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，一改魏晋艰涩难懂的玄言诗风，很受欢迎。尤其是他外放永嘉时，寄情山水之间，每有一诗到京都，上至士族，下至庶人，无不争相抄送。

钟嵘在《诗品》中将谢灵运的诗列为上品，后世群起效仿，莫有企及者。唐代李杜都视他为山水诗的开山鼻祖，不时在诗里表达自己的崇拜。李白一提笔，想起谢灵运就感慨万分，自愧不如。

谢灵运笃信佛学，曾托名僧肇，翻译《金刚经》，润饰《大般涅槃经》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历史、文字、地理等领域都有成就。谢灵运在游山玩水间，写下了《游名山志》《居名山志》各一卷，是地理学领域的重要文献。

谢灵运再无意仕途，行为越来越乖张。因为看不惯才学在他之下的王华、王昙首和殷景仁得到重用，经常在朝堂之上，让他们当众难堪。见宋文帝迁就自己，索性称病不朝，躲在府邸里穿池造林。还不过瘾，直接出游郊外。一去就是十天半月，连招呼都不打。

时间久了，宋文帝不想再自讨没趣，暗示他可以告病回乡去。

谢灵运顺势推舟，当即上表称病，重返始宁隐居。决心不再出仕，从此只着素衣，一心寻道修仙。与年轻时的自己，判若两人。

直到此时，他领会到谢瞻临终之言的真意，大笑道：“嘉陶朱之鼓棹，乃语种以免忧。判身名之有辨，权荣素其无留。孰如牵犬之路既寡，听鹤之涂何由哉。”

范蠡助勾践灭吴国后，深知勾践寡恩，劝文种一同隐退，文种不听，最终被勾践所杀。李斯临刑前，怀念的是贫贱时跟儿子纵狗逐兔的时光，陆机被诛时，懊悔再也不能听到家乡华亭的鹤鸣声。这一切，都与荣华富贵无关。

在人生的后半段，谢灵运终于看透荣辱。像他们这样的高门士族，在乱世中为人鹰犬，最终只会落得李斯和陆机那样的下场，谢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当他放下执念后，悠闲地跟堂弟谢惠连徜徉于山水之间。

对谢灵运来说，谢惠连是继刘义真之后，能让他重展笑颜

的知己。  
岩壑寓耳目，欢爱隔音容。  
永绝赏心望，长怀莫与同。  
末路值令弟，开颜披心胸。  
——谢灵运《酬从弟惠连》节选

谢惠连十岁能文，但为人痴情，以写情书为乐。其父谢方明嫌弃他为人轻薄，常在谢灵运面前贬斥他。然而谢灵运却视他为知己，在他父亲被杀后，接回始宁墅抵足同居。

据《谢氏家录》记载：“康乐(谢灵运)每对惠连辄得佳语。尝在永嘉西堂，思诗竟日不就，寤寐间忽见惠连，即成‘池塘生春草’。故常云：‘此语有神助，非我语也。’”谢灵运只消梦见他，便能得绝妙的诗句。

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  
祁祁伤幽歌，萋萋感楚吟。  
索居易永久，离群难处心。  
持操岂独古，无闷征在今。  
——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节选

有谢惠连作伴，是谢灵运隐居之后的一大畅快事。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，很快谢惠连就被迫出仕。

宋文帝刘义隆病重时，担心皇权旁落，让弟弟刘义康摄理朝政。但又不完全放心，要找一个人监视刘义康。这个时候，曾被谢灵运当众奚落的殷景仁向宋文帝推荐了谢惠连。本来谢惠连有断袖之癖，曾在服丧期间写了十几首情诗给小吏杜德灵，被人揭发，再无入仕可能。可此时殷景仁却站出来，力证都是谣言。谢惠连因此被安插到刘义康的幕府中，担任发曹参军。这无疑把他架到火上去烤，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。与其说殷景仁推荐了谢惠连，不如说他是处心积虑地抱负谢灵运。

对于谢惠连的离开，谢灵运哀戚不已，冥冥中有种此经一别，将是永诀的预感。

秋泉鸣北涧，猿响响南峦。  
戚戚新别心，凄凄久念攀！  
……

高高入云霄，还期那可寻。  
悦遇浮丘公，长绝子微音。  
——谢灵运《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诗》节选

凭云升降，从风飘零  
公元431年，会稽太守孟顛突然给宋文帝上了一份奏折，密告谢灵运造反。

得知这一消息，谢灵运忽然想起不久前一个怪异的梦，梦中死去的谢晦提着头，走到他的床边，鲜血流淌一地。谢灵运觉得不祥，抢先一步，马不停蹄赶往建康。孟顛也早有准备，沿途设卡拦截，谢灵运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才见到宋文帝，极力为自己辩解。

“夫自古谤议，圣贤不免，然致谤之来，要有由趣。……今影迹无端，假谤空设，终古之酷，未之或有。匪吝其生，实悲其痛。诚复内省不疚，而抱理莫申。是以牵曳疾病，束骸归款。仰凭陛下天鉴曲临，则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。臣忧怖弥日，羸疾发动，尸存恍惚，不知所陈。”  
——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

事实上，谢灵运既没有胆量，也没有能力造反。不过是和孟顛之间有过节而已。



谢灵运居家期间，特别喜好改造园林。动辄带着童仆数百人，声势浩荡，大兴土木，甚至还想填湖造田。被会稽郡守孟顛所阻止。

谢灵运本来刻薄，孟顛又是个暴脾气，一言不合就吵起来。谢灵运知道他也笃信佛事，但悟性不足，就尖酸刻薄地取笑他：“想得道，必须要有慧根。你嘛，死自然是比我早，但成佛肯定比我晚。”孟顛愤恨不已。

又一次，谢灵运与朋友在野外饮酒正酣，到尽兴处居然裸身大呼，乐不可支。孟顛身为郡守，听说这事发觉有违礼教，派人去劝阻。谢灵运却直接大骂：“身自大呼，何关痴人事！”直接将孟顛派来的人呵退，狂欢如旧，完全不把郡守放在眼里。

孟顛再无法容忍，上奏告谢灵运虐待百姓，携门生造反。

宋文帝自然相信谢灵运不会造反。只不过，他也不让谢灵运再回老家，而是命他到江西临川上任，还多加了两千石的食禄。

谢灵运到了临川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全然不知有所收敛。

前朝晋室子弟司马协的儿子来投靠，谢灵运直接把人接到家中同住，奉若上宾。不仅毫不避讳，还逢人就提起。

摄理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听到风声，派人来抓捕谢灵运。谢灵运不仅奋起反抗，还把刘义康派来的人扣押了，激愤之下写诗一首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他原来也是晋臣，也应当像张良、卢仲连一样效忠故主。简单说就是他耻为宋臣，刘氏篡夺东晋司马家的江山，无耻。

虽然只是一时激愤之语，但要说他写的是反诗，也确实不为过。刘义康以谋反的罪名，把谢灵运押回京都。宋文帝的意思还是有意维护，罢官就好了，刘义康却不依不饶，坚持要问罪。宋文

帝无奈只好下诏说：“灵运有罪，但谢玄功勋卓著，绵延后嗣，免除死罪，流放南海(今广州)罢了。”

刘义康非要置谢灵运于死地，是因为他和谢灵运也有仇怨。

最初刘义康曾娶谢晦的长女为妃，两家本是姻亲。但谢晦被杀时，他的女儿也死了。刘义康又娶了孟顛的女儿。孟顛和谢灵运有过节，刘义康也不能不表明态度。

当初谢灵运、谢晦都曾极力声讨王弘。宋文帝病重时，正是王弘的极力推荐，刘义康得以摄理朝政，大权独揽。自然而然和王弘站在了同一阵线上。

加上刘义康一直视谢灵运为刘义真旧党，自己也早就想除之而后快。

就在谢灵流放广州途中，官府抓住了一伙打劫的强盗。强盗供述，是谢灵运出钱雇佣他们在半道埋伏救自己。但是事情没有成功，返乡途中断了粮食，只好沿途打劫为生。

事情的真假难辨，刘义康揪住此事大做文章。在既成事实面前，宋文帝也无可奈何。公元433年，谢灵运被弃市，年48岁。

临死之前，谢灵运特意剪下美髯，供奉给南海祇洹寺中的维摩诘像作胡须，当是一名佛教徒最后的布施。临刑前，谢灵运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。

龚胜无馀生，李业有穷尽。  
稽公理既迫，霍生命亦殒。  
凄凄陵霜柏，纳纳冲风菌。  
邂逅竟几时，修短非所愆。  
恨我君子志，不获岩下泫。  
送心正觉前，斯痛久已忍。  
唯愿乘来生，怨亲同心朕。  
——谢灵运《临终诗》

看似已经看淡了世俗和生死，只一心想皈依佛门，实则是有无尽的遗憾。只是面对命运的摆布，他也无可奈何。

谢灵运被杀的同一年，谢惠连也在刘义康的幕府中蹊蹺地死去了，才二十七岁。